

五彩斑斓的火车梦

故乡迎来“幸福列车”

小时候,父亲带我去放牛,他告诉我,他是坐着火车去当兵的。那时,我对火车就充满了向往。幼小天真的我在想,火车是什么样子呢,会不会像我们花桥镇两头门村的板龙一样,边走边发出火一样的光芒呢?火车到底有多长,比爷爷家门口的石板路还长吗?

我是农民的孩子,在农村长大,小时候去得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从大人们的描述中,我对火车产生了好奇和喜爱,但距离我家较近的火车站在宁波或者杭州,而我们台州因为没有通火车,坐上火车在今天看来有点卑微的梦想一直无法实现。

第一次看到火车是在村里放映的露天电影里,那是《铁道游击队》的黑白影片,影像中的火车虽然是异常简陋的运煤车,却丝毫不影响我对它的新鲜感和兴奋感,绵长的铁轨和轰隆隆吐着白雾的车头使我对外面世界无限向往与期盼。

我高中毕业,到北京科技大学求学,是坐火车去的,那是第一次坐火车,我好奇地在杭州火车站里走动,反复上下火车站的电梯,反复“考察”火车站的各种设施,反复看乘务员小姐的服装以及她们美丽的身影。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由于工资微薄,我便以打工者的身份经常到全国各地出差与采访,多年来,火车同我的生活及工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穿梭往来的轨迹伴随着我的成长,让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

若干年后,自己走上创业道路,经济状况逐渐好转,我的故乡情结也不断增加,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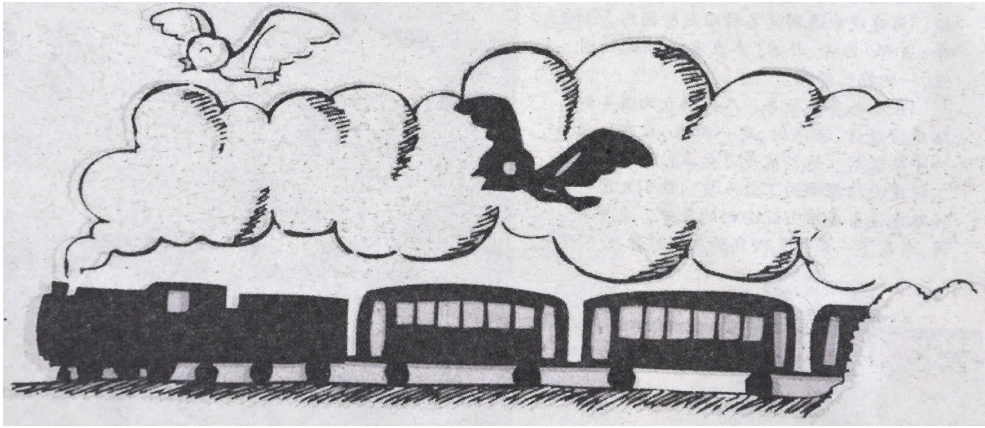
的家乡——美丽的三门县也可以通火车呢?要知道,那里有很多的土特产需要火车运出去。要知道,那里有多少可爱的父老乡亲没有体会过火车带来的幸福感。要知道,那里有多少热土需要火车把外界的信息带进来。

我始终坚信所有的列车都有终点,同时所有的终点站,都是幸福的起点站。2004年,母亲第一次来北京,她也是坐火车来的。我问母亲,坐火车啥感觉?母亲说,其实她年轻时去部队看爸爸也是坐过火车,不过那是简陋的火车,四处漏风。我说,那也是幸福的,因为火车将带她去看我爸爸。

母亲又讲,这次来北京坐火车,也是幸福的,火车把她带来了北京,带到了儿子的身边。火车承载了她对儿子的欣慰与希望。我唯一遗憾的是,如果父亲不去世的话,他也可以感受到这样的幸福,而这个幸福是时代带给他们的。

如今,母亲来回北京,有时候坐火车,有时候坐飞机。我自豪地对妈妈说,现在火车已不再是您遥不可及的愿望。其实,我最高兴的是,母亲每次回到村里,都会有很多邻居前来聊天询问,看着村里大叔大妈围成一圈,那幸福的场面,我不禁感谢是火车带给他们的幸福,同时,也在憧憬与期盼啥时候火车通到我家乡。

这几年,三门的县委、县政府传出消息,三门即将兴建火车站。我得知后激动不已,心想火车真的要来,火车真的要开到家门口,开到生我养我的那一方热土。于是,与好友们去歌厅唱歌的时候,我都会点一首韩红的《天路》,虽然那是一首歌颂青藏铁路的歌曲,



但是,对我来说,这首歌同样承载了我的情感。

同学问我,为什么你能把这首西藏题材的歌曲唱得这样的生动?我幸福地告诉他,因为我的家乡即将通火车了。套用《天路》的歌词,等火车真的来的那一刻,我将选择一个清晨站在青青的原野,体会东海的神鹰,伴随着霞光,看到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穿过美丽富饶的三门湾。其实,那时候三门的山也将不再高,路也不再漫长,火车带来的幸福将与满地撒欢的三门青蟹一样,相映成辉。

不知不觉,我在外漂泊了十年了,十年之前的故乡与十年之后的故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美丽的故乡迎来幸福的火车。我想,任何一个在外的游子都将会珍惜这一份幸福。虽然,这份幸福是那样平凡,但是,对我来说,平凡的背后,隐藏着我对故乡深深的眷恋。

故乡,永远是我热泪盈眶的地方,永远是我一辈子的心灵港湾。无论我走多远,无论我是贫是富。(林龙)

当火车呼啸而来

那声音,酣梦淋漓
比晨风舒扬
比月光宛转

也像鸟鸣滑过花间
多少的丽翅艳影
在姹紫嫣红中

绵绵悠悠
像一支畅想曲
拉开东海岸的帷幕
舞台更广阔,山更明水更秀
一列列长长的火车
多少隧道和高架桥
打通了多么美妙的时光

这一片江南的版图
飞行的铁道线
有多少站位可圈可点
像钢琴上的键
够我们激情演绎

(郑仲魁)

梦中的火车

18岁那年
我第一次坐着火车去守卫
边疆
把梦想连同这绿色的军列
和弯弯曲曲的铁轨
一同飞向远方
伴随着车轮和铁轨摩擦的
巨响
家乡——军营
究竟要途经多少山山水水
请别让我计算

为自己的梦想
四处奔忙
这一天,终于来了
如深情少女款款而来
我看见长长的身影
如霓裳轻盈延绵
飞驰而过我的家乡
那分明是一次开往梦想的
列车
如同20年前载着我梦想

当我的眼睛望向树林逐渐
转绿的归宿
慢慢地知道了方向
知道北京往北,戈壁往西
我的家乡在南

当我的眼睛再一次看见绿
树成荫的江南
我在心里默默计算
北京到这儿有多远
那一对遨游神州的翅膀
连着故乡的这头
牵挂着边疆的那头

当我脱下军装

(张林忠)

邵家

这时候的有限蛙鸣
把机耕路推远

地图上接轨甬台温
好在普遍都是乡村情怀

许多禾苗青,稻梁黄
鹅拨红掌,鸭叫呱呱
咣当咣当——
就要晃出邵家

放大了的比例
村的称呼,显小
铁道部的说法:“邵家站”
一头通往北京

(伊韦)

火车来了

来了,火车来了
穿越十月,穿越我所居住的小城。
从某地抵达某地
这不是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在这里停留几分
钟
卸下一些什么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带走一些什么

有没有带走青蟹、柑橘、西兰花
这不重要,火车的到来
让一颗颗早已平静的心
突然有一种闯荡世界的欲望
并被带向远方,这是重要的
(郑快乐)

背行李走到三门 坐火车赴杭探亲 ——一位退休老干部的火车梦

我叫严光宇,是金华人,今年77岁,1995年在三门县农业局退休。我从小在杭州长大,之后在金华农校毕业,1953年因为工作需要,我被调到三门担任棉花技术员,负责棉花种植的技术指导。在此之前,我对三门一无所知,经多方了解才有了大概的印象,据朋友介绍,三门很偏僻,靠海,生产条件极为落后,而且不通公路,因为从来没见过大海,对大海充满期待,对朋友们所说的贫苦也就不以为然。

当时杭州交通已非常便利,但杭州和三门却还没有长途客运,只有到临海的车,想到三门来,需要在岭口这里下车,然后搭便车或者徒步走到县城。那次,我坐了八个多小时的车,在岭口下车已是下午4点多,到县城的车早就没有了,岭口又没有旅馆,我只好步行。因为是第一次来,带的东西很多,行李箱里放着冬夏衣服,还有被子、蚊帐、书本,总有100多斤重,我的身体又较为文弱,扛着这么一个大箱子,走得满头大汗,直到当天晚上6点半才到县城。稍稍整理一下才发现单位的食堂早已关门,一位同志请我到一家名叫“三角坦”的饭店吃饭,考虑自己很累,就打了一壶酒、花了三角钱,买了三只青蟹作为晚餐。青蟹个头很大,价格却便宜,不像杭州那么高。

那时,三门交通的确非常落后,岭口到县城只有一条机耕路,途中经过

木头桥,即使拖拉车,木桥也是一摇一摆的,非常危险。健跳到县城还没有公路,开会的干部都是步行或者坐船,一般都是坐到善吞蒋这里下船上岸,但当时干部的作风特别好,肯说实话、愿做实事,能深入一线了解民情。因为穷,大家身上穿蓑衣、草鞋,带笠帽,后来省委领导来检查时,还特别表扬了“蓑衣、草鞋、笠帽”这三宝。

我主要是负责全县棉花种植的技术指导,当时三门棉花种植主要集中在蛇蟠及小雄沿海一带,要进行指导,都要坐船过港,所幸我并不晕船。而在沿赤,我也第一次看到了一望无际的大海,特别兴奋。因为工作需要,我认识了不少好朋友,其中就有蛇蟠的王定本,他当时号称“棉花状元”,还被评为省劳模。当时,我们推广岱字棉和其他一些高产棉,在全省都出了名,不过现在大家都养蚕不种棉花了。

1995年我退休的时候,三门交通虽然有了改善,但变化还没有这么大,如今却完全不一样,我回杭州,只要2个多小时。去年,我因身体不好到杭州疗养,和亲朋好友谈起三门的境况,当提及三门现在发展很快,正在兴建核电站、火车站,可杭州朋友不相信,在他们看来三门小小地方哪有资本造火车站,还摆出一副“不信、不信”的样子。我就想着,什么时候抽个机会带他们来三门看看。

